

血人慘變血饅：「許智峯消費我」

的哥挨完私刑又遭私控 只盼港區國安法除暴安良



■ 泉哥展示傷勢。小圖為大腿被暴徒以鐵通插傷的傷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泉哥當日遭到暴徒圍毆重傷險死。 資料圖片

「我本來都放低咗件事，俾人打到咁，我都無諗過去追究、去控告，點知偏偏俾人掉返轉頭告我。」對於泉哥而言，去年在深水埗被數以百計喪心病狂的暴徒行私刑是一場噩夢，詎料事隔8個月，正當他以為事件告一段落、自己可以重拾正常生活之際，許智峯為博出位早前向法院提出私人檢控，控告他危險駕駛，並於上周五（5日）獲裁判官批准派傳票，下令傳召泉哥出庭受審。

涉案者不控告 泛暴暗濇熱鬧

泉哥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訪問，開腔回應這次匪夷所思的官非。他表示，自己日前由朋友告知許智峯控告他的消息，得悉後他感到十分氣憤和無奈，因為明明是事件中的受害者，被打成血人，手腳合共數十處清晰可見的傷痕，無時無刻在提醒他那是一場險些令他喪命的無妄之災。

作為受害人，泉哥從沒控告任何暴徒，其他有話語權的相關持份者都沒有行動，包括警方至今未有對他提告。運輸署雖然收到十多宗對他的投訴，只要

求他就其中兩宗作解釋，之後已不了了之。案中三名被意外撞傷的傷者，大可理直氣壯控告他，但至今都沒有作出法律行動，最終卻被一名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許智峯提告，令他啼笑皆非。他質疑許智峯憑什麼身份提出私人檢控：「佢真係一個外人，我覺得佢只係想『提醒』班支持者（暴徒）佢有做嘢！」泉哥至今仍未收到傳票，但他坦言過去幾天承受沉重的心理壓力：「佢哋（煽暴派政棍）仲想啲咩？點解要對我呢一個無辜受害者起盡殺絕，係咪要吊銷埋我個的士牌，連生計都無埋心開心？」泉哥於事發前已申請破產，靠駕駛的士為生，他坦言經濟拮据根本無力聘請律師抗辯，只能坐以待斃：「對面（許智峯）財雄勢大，我只希望會有啲義務律師可以幫我，為公義出戰。」

遍體鱗傷破財 家人飽受滋擾

除了官司纏身，去年的事件亦令泉哥損失慘重。警方調查發現其的士內約兩萬元現金及一隻約值14萬元的手錶不翼而飛。泉哥更被暴徒毆打致遍體鱗傷，左右胸一共四條肋骨被打斷，頭顱

骨縫上四針，腳蹠筋被打至腫脹，目前行走仍然一拐一拐，不能跑步。

泉哥和家人還慘被黑暴「起底」，試過一日內收到百幾個滋擾電話和訊息，更有黑暴分子以其電話號碼及地址向酒樓訂外賣，由於其駕駛執照登記地址是女兒住所，結果女兒住所也經常被人拍門或亂按門鐘滋擾。

然而，為了生計，泉哥冒著再被黑暴行私刑的風險復工，結果再次被「黃絲」乘客將其新的車牌和駕駛證上載網上平台，帶來新一輪的網絡攻擊。他現時已不再接「街客」，只接熟客的「柯打」，收入因而大減三成至五成。

泉哥直言，自己心理陰影，「唔再信人，出街見到黑衣人會怯，甚至會驚被人埋伏、被人跟蹤。」

他認為，當前唯一能救他出苦海的是港區國安法立法，在他得悉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制訂港區國安法後，終於感到久違的心安，自己第一時間在「香港各界擁護國安法立法聯合陣線」網頁簽名支持。「希望（港區）國安法能令香港重回正軌，也期望警察執法必須要嚴，才能對暴徒起警戒作用。」

黑魔屢滋擾的哥 扭鬆車胎博出事

黑暴分子自去年至今鼓動多次堵路縱火行動，職業司機首當其衝，手停口停之餘，更屢次成為黑暴攻擊目標。除了泉哥外，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的總）去年8月至12月間起碼收到6宗的士司機被暴徒滋擾的求助個案，的總將從旗下的愛心基金會撥款協助有關司機。的總會務總監李為民表示，向該會求助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相信大多數司機若損失不嚴重，例如汽車被打凹、刮花、打爛玻璃都

會自認倒楣了事，絕少會求助，若計上這些輕微個案，料有逾百名司機曾受到黑暴之苦。

李為民表示，黑暴最近雖有緩和之勢，但相關行動變得更隱蔽、更陰險下流，近期有幾名司機向的總反映，四個車胎的螺絲被人故意扭鬆，「他們都無仇家，相信係有滋事分子想搞破壞，使的士行行吓車，四個胎甩晒，釀成嚴重交通意外，繼而癱瘓交通，達到他們攪炒目的，幸好這些司機開車前都有檢查

汽車性能，防止意外發生。」

他表示，黑暴遺毒更是令社會的法紀變差，近月夜更司機被打劫的個案顯著增加：「的士司機嘅收入已經大不如前，仲要被人打劫，真係雪上加霜。」



■ 李為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黑暴 回望

去年6月9日，攪炒派發起反修例遊行，觸發史無前例的黑色暴力。一年來，黑暴到處衝擊施暴，無數無辜市民被暴徒行私刑。其中血淋淋的一幕發生在去年10月的深水埗，正駕駛的士的鄭國泉（泉哥）被暴徒包圍襲擊及「搶軚」下，連人帶車刮上行人路意外撞傷黑衣魔，終被暴徒拉落車廂圍毆致血肉模糊，好不容易他才撿回性命。惟煽暴派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繼續食「人血饅頭」，最近對該的士司機提出私人檢控。泉哥由受害者慘變被告，已一貧如洗，連聘請律師抗辯的財力也欠奉，他批評許智峯向弱者抽刀：「警方無告、運輸署無告、傷者都無告我，偏偏係個外人提告，你話佢唔係消費我賺政治資本都無人信啦！」泉哥說，當前唯一能打救他出苦海的是港區國安法立法，可將各路妖魔鬼怪連根拔起，他終於感到久違的心安，希望香港盡快重回正軌。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黑暴私刑殘害無辜

去年的暴力衝擊共有近3,000人受傷送院，當中包括警員、示威者，還有大批無辜市民。暴徒因為容不下持不同政見者，向他們「行私刑」，並厚顏地將這些暴行美其名為「私了」。暴徒自知暴力行為違法，不容任何人在現場拍攝，以防同黨的容貌被記錄成為罪證，被警方追究，包括媒體記者在內的不多人曾因為在場拍攝而遭暴徒行私刑。

受害者：媒體記者付國豪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香港國際機場採訪期間，近距離拍攝暴徒樣貌，之後被黑衣魔用索帶細綁手脚至行李車上非法囚禁並毆打數小時。

2019年 8月13日

受害者：大批愛國市民

他們在牛頭角淘大商場揮動國旗及唱國歌，其間有人疑被毆打，有人連甩三隻門牙，一名地盤散工被控傷人及非法集結等罪。

2019年 9月14日

受害者：藝員馬蹄露

在反禁蒙面法遊行期間於旺角拍攝黑衣魔破壞中國銀行行為，與黑衣魔發生爭執，並被搶走電話及被打，嘴角、後尾枕位置受傷流血。

2019年 10月6日

受害者：市民李伯

黑衣魔在馬鞍山地鐵站進行破壞，李伯上前阻止，與黑衣魔發生口角，黑衣魔向他淋潑易燃液體並點燃。

2019年 11月11日

受害者：律師陳子運

陳子運途經銅鑼灣利園山道時目睹黑衣魔正進行堵路及破壞店舖行為，於是喝止，五六名黑衣魔隨即衝向他，包圍他以雨傘、路牌及拳腳狂毆其頭部和身體。

2020年 5月24日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多名暴徒使用武器攻擊並打開車門 Several rioters smashed open the door



■ 暴徒以鐵通打爛左邊的擋風玻璃，打開車門衝上來向泉哥施襲。 資料圖片

暴徒鐵棍插腳 劇痛誤踩油門

特稿

黑暴一直在「黃絲界」散播謠言：「原來個的士佬（泉哥）收錢撞人。」面對煽暴派排山倒海的抹黑攻勢，泉哥劈頭反問：「其實正常人都諗到，如果我係有心衝向人群，點解我架車要轉左撞向牆？點解突然停嚟俾人拉出嚟打？」泉哥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重組案件還原真相。

泉哥指，當時被大批黑衣魔包圍，有人用鐵通砸爛車窗襲擊他，並一度搶救盤使的士失控撞向人群，他難掩歉意說：「我係無辜受害者，被撞到嘅傷者（黑衣魔）都係（受害者），雖然係佢哋搞到架車失控，但始終係有人受傷，我都想同傷者講聲對唔住。」

黑魔湧上車 只能抱頭自保

究竟當日（去年10月6日）的情況如何發生？泉哥回憶起事件經過仍記憶猶新，他表示當日下午5時許他在深水埗南昌街駛入黑暴分

子在欽州街設置的路障中，泉哥被人海包圍迅速失控，的士停泊路中心期間，突然有黑衣魔用鐵通砸爛其的士左邊的擋風玻璃，企圖打開車門衝上前向他襲擊：「佢哋一個接一個咁咁住鐵通、雨傘，企圖上車打我，我本能反應係用雙手抱頭，腳踩brake（剎車掣），但有一個暴徒用鐵棍插我隻腳，我太痛放開brake，唔小心踩錯油門，所以架車就都起來。」

部分黑衣魔從左邊車門衝上車，並拉住軚盤借力打他，在「搶軚」下汽車便左轉撞向人群，他反問如果他有用心用車撞向人群，一開始不需要將車停定，「如果我係有心衝向人群，點解我架車要轉左撞向牆？」

當的士左轉撞到人後，泉哥遂被拖出車廂遭圍毆，一輩輩血淋淋的畫面在網上隨處可見：「當時我認住死梗，只係掛住太太、個女同個孫。」

幸好，今次大難不死，泉哥直言未有怨恨當日向他施襲的黑暴青年，只是覺得這些黑暴青年很可憐，被煽暴派「洗腦」利用上街。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